

以史铸魂 以新传薪

——评《一甲子的回望——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

●韩庆祥

焦裕禄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构成之一,以“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深刻内涵,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焦裕禄精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由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和新华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一甲子的回望——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以下简称《一甲子的回望》)电子出版物,创新了焦裕禄精神的呈现形式,融入先进的出版技术和音像视听元素,生动展现焦裕禄精神的深刻内涵与当代价值。

今年正值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一甲子的回望》通过详实的历史档案和鲜活事例,呈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焦裕禄同志

为代表的基层干部的优良作风与行为准则。读者可以从这段厚重的历史中,重温焦裕禄同志起草制定的“干部十不准”——从“不准用国家的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到“不准搞特殊化”等朴实条文,既反映出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纪律要求,也在新时代作风建设中显现出历久弥新的价值。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品格,修己笃行、知行合一的道德自觉,勇于进取、努力拼搏的人生态度……可以说,焦裕禄精神不仅是共产党人优秀品质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焦裕禄精神,能够为民族精神注入丰富内涵和强大力量。

《一甲子的回望》以弘扬焦裕禄精神为主旨,创新性地利用 Unity3D、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整合新华社历年来关于焦裕禄同志的珍贵图、文、声、像资料,结合多地走访调研所得的一手素材,融入了多元艺术形式。在不同内容板块里,作品既借助时间轴勾勒焦裕禄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也运用沙画故事分别诠释焦裕禄精神的具体内涵;还以焦裕禄的遗物手表为引,通过指针转动,重现焦裕禄同志在兰考的日夜坚守;并以纪录影像揭开焦裕禄精神感召下山东博山、河南兰考等地攻坚克难、蓬勃发展的时代篇章。

焦裕禄同志离开我们60多年了,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但焦裕禄精神永远都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这部电子出版物,以扎实内容、精美设计、数字化呈现,为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生动、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的优质载体,有助于进一步继承和弘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

(据《人民日报》)



《一甲子的回望——历久弥新的焦裕禄精神》
方圆电子音像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出版



宋史文本研究的一部力作

——评《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

●葛焕礼

在美国宋史学界,与大多数学者着眼于某种理论预设而开展研究不同,蔡涵墨的研究取径是“重度的文本导向”,由此形成他独特的治学风格,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塑造宋代历史:史料与叙事》是他继《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之后,又一部体现这一治学风格的力作。该书延续《历史的严妆》的基本理路,用“文本考古学”的方法揭示宋史文献的生成过程和其中的寓意,但论析对象由单个人物、文本和次等史书,延伸至《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等基本的宋史文献,从而在更大规模上更为全面地探讨了宋史的史实建构和叙事问题。

全书分为“史料”和“叙事”两部分,“史料”部分所包含的五章内容,乃从史料性与叙事性相消长的视角,分四个层次递次论述作为“原始文本”的《宋会要》,作为“纪实史”的《长编》和《要录》,作为“纪实史用于教学的节本”的道学史书,以及权威呈现宋史寓意叙事的《宋史》。在作者看来,这一递进层次构成了宋史史学的系统演进过程,寓意叙事在其间生成、累积并最终定型,由此“塑造”了宋代历史。“叙事”部分所包含的六章内容,则是对前面部分论析出的寓意叙事所作的专门研究:从“故事”切入推论宋史的寓意叙事即所谓的“宏寓”,并结合政治背景论述“宏寓”三大叙事——“仁政之国”“神化太祖”和“奸邪谱系”的形成。

回顾以往学者对宋史文本的研究,从宋代李焘、李心传等的注释辨正,到明清学者对《宋史》的修正,再到近代以来学者所做的史志勘误、补正,皆以求得宋史事物记载之真实为旨归,为宋史文本研究的第一种范式。近十多年来,以《宋史》为中心的文本史源学研究渐成规模,其基本方法是通过文本比对探寻某篇或某段文字的来源,在对所研文本的解构中求得源出记载之真实,可视之为宋史文本研究的第二种范式。本书则将所论史书的“内容与其编写者的政治信念、政治联系和仕宦生涯明确对应”,将其“展现为政治力量的产物”,即政治力量塑造了每部史书的“创作过程、之后为人所接受的过程,以及传递到现在的过程”。由此,蔡涵墨将史书本解构为政治语境中形成的叙事,从而迈入历史书写与研究领域。由于该领域有关宋史的研究成果至今尚少,本书与《历史的严

妆》一起,具有确立起第三种宋史文本研究范式——历史书写研究范式的意义,这是本书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

至于研究发现,本书在两个方面最为突出。一是深入历史情境,发掘出形成现今所见宋史主要叙事的关键历史时期和政治缘由。如作者指出,“北宋的庆历与元祐时期,以及南宋的绍兴初年(秦桧掌政以前)与嘉定时期”的政局动荡和政治斗争,推动形成了宋史的主要叙事;叙事所生发并为其所塑造的“政治斗争”,本质上是两种治国理念的实践者,即儒家士人或制度主义者与技术官僚之间“持续不断的政治冲突”。二是针对不同层次“史料”及相关背景的论析,总结出现今所见宋史中的“宏寓”:虽在《长编》和《要录》中已有呈现,但总体上由朱熹、陈均等的道学史学确立,并最终由《宋史》固定并传承下来;内容除三大叙事外,还包括从太祖到庆历再到元祐的政治价值轴心、“士人治国”等观念。这些研究认识或有可议之处,但鉴于“每一个历史叙事都有其潜在或明显的目的”之事实,以及作为“纪实史”的《长编》也有着反新法等鲜明的政治倾向,本书的论题无疑颇具合理性和问题针对性,其研究也有效深化了学界对“宋代历史文本的性质和来源”的认识。

诚如作者所言,他“寻觅的并非事实,而是主题”,即关注历史学家“挑选出哪些事实来加以强调或凸显”,是否将其“组织成条理清晰、前后连贯的主题”,以及“是否将这些主题安置在前后一致且更加庞大的意义结构之中”。据此思路,纪实史学仅作为本书的知识背景,所要揭示的主要是从《宋会要》到《长编》《要录》,再到道学史书和《宋史》的叙事演进对宋史的“塑造”。所谓“塑造宋代历史”,只能从这一局部意义来理解,而非指此史书序列“塑造”了我们现在所知的宋史,因为作者并非在全部宋史文献的意义上立论。就这一史书序列的建构而言,与后三项之间有着明显的前后知识继承或思想影响关系不同,第一项与第二项也就是《宋会要》与《长编》《要录》之间并无这层关系,因而存在逻辑缺环。

本书所涉内容繁杂,一些具体的论证和认识也无无可议,但总体来看,仍不失为一部富有方法、理念启示意义的宋史文本研究力作。

(据《光明日报》)



散淡清虚意味深

——自然的善意——读后

●李悦

最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张汉明的散文集《自然的善意》,由12个小辑组成,共收集95篇散文随笔,共计二十三万余字。全书是作者的一份生命的记录,记录了他的学习、工作、乡愁、回忆行走、写作、阅读、思考。字里行间永远氤氲着作者的心性和自我。

张汉明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他的生命和文学结合成一体,谁也难以分开。这是他他一生的宿命。从十几岁一直写到如今的年过半百,他寻找着生命与文学最好的表达方式,于是在他55岁出这本《自然的善意》时,终于全面展现出他的文学风格。四十年来磨一剑,霜刀锋出磨砺出。他写出来的风格是散淡清虚。首先他选取的素材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感受也是真实自然的,没有编造和雕饰。他运用的叙述语言是散淡清虚的,而且泛着诗性的浪花,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没有丝毫矫揉造作,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标语口号。他深知艺术是情感凝铸的形式,所以在写每一篇时,他投入的情感适度得休,依照散淡清虚的格调去自然地表达。

读者从这样的作品中能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文化的异质性和审美体验。然而张汉明觉得这还不够,他还要写

出散淡清虚文字下面的深刻意味:人存在的真相。他在这本散文集里有时是用寓意的笔法,有时就直接明确点题,例如他在《近人》中写道:“知道母亲礼情多,我们做儿女的,偶尔会感到累。母亲这时会说一句话:你想想你还有多少近人呢?当时我是不懂这句话的含义。现在到了知天命的时候,再一回想,我懂了,是的,我的长辈一个接一个地走了,他们的生命就像正月十五撒在山脊上的灯,这灯与山风极力地抗衡几下,最终变成了天空上沉默的星星。如今,就连告诉我这句话的母亲大人,也已经走了。”他在告诉读者人生只有一场,而且短暂匆促,一个接一个地走。还例如他在《黄源探秘》一文中写道:“小灵芝一律向上蓬勃绽放,从下看白柔如天鹅,从上看则似展翅的苍鹰,近闻尚有珍菌的香气,实为黄源之神物,这是生态良好的明证,也颇像大自然给保护者发的奖章,我大称其奇,与其合影,流连忘返。据清文说这灵芝并不常见,如遇牛羊早被吃掉或者碰掉了,我也感到,一生首次来此,即相遇木兰芝,似有格外沟通之情意,我认我领,顿生喜悦心。我想如果将来自然文学设立奖章,当照此形态设计,以奖赏那些自然卫士、天人知音。”读了此文,我很是感动,联想到我和汉明的



地域与情感间的灵魂回溯

——读水孩儿散文《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有感

●常耀宗

内蒙古作家水孩儿的散文《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何以获得2024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带着这个问题,我拜读此文,如同开启了一场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时代之间的探索之旅。作者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横跨内蒙古与冀东平原的情感与历史长卷,文风质朴真挚,情感浓烈深沉,带领我们在地域的跨越中,探寻生命的根脉与灵魂的归处。

文章以冀东平原的地震开篇,这场天灾是父亲记忆深处的心灵伤痛。它不仅摧毁了家园,打破了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更成为父亲一生都在盖房子、但始终居无定所的起始,直到他去世,才住上了真正属于他的“房子”——大红棺材。这一悲剧性的命运轨迹,深刻反映出生活的无常与人生的无奈,让人倍感命运弄人。特别是针对父母在废墟上捡砖头、清理土块、脱土坯,从大兴安岭捎木头盖新房等重建家园那段生活经历,作者之所以不惜笔力细致描摹,不只是为了突显他们厚重的情结,还在于展现他们在艰难环境中的渺小与坚韧,激发人们对生命韧性不屈意志的深层思考。此后,作者兄妹三人远赴内蒙古购房安居,可母亲已逝,父亲因病无法入住新房,只能在异乡养老院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尽管相隔千里,故乡的记忆与情感始终萦绕在家人,尤其是父亲心头,这种眷恋故乡往昔与迁居异乡生活之间的情感纠结,最终凝成异乡漂泊者特有的生命况味——故乡是灵魂的归处,异乡是现实的栖居,而他们,在对过往的回望与对未来的奔赴中,构筑起独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生命实践超越时空展现出永恒的价值。换言之,内蒙古与冀东平原不只是地图上的地理区域,而是承载一家人生命轨迹与时代印记的双重舞台——既构成了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又象征着时代给予个体的生存境遇与发展机遇,折射出包括作者在内的人

们心底对爱与温暖的共同渴望,成为连接不同时空读者的心灵桥梁。

历史的舞台上,人物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他们看似平凡,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勤勤恳恳的付出,于细微间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比如,地震时,父亲既奋不顾身救人,又本能地护佑二哥,这一行为诠释了他在生死关头对个体责任与群体道义的平衡担当。即便后来患了痴呆,父亲仍将子女视为生命的全部,把子女的自私、不孝归咎于自身的“失职”,这份偏执自责恰是父爱的极致表达。在他蒙上的记忆里,子女的平安始终是至高信仰,这份纯粹炽热的爱,闪耀着人性最璀璨的光芒。又如,二哥因误解父亲的无私,心中积满怨怒,他听信岳母挑唆,私自把厢房改作牛棚,致使父母被迫寄人篱下。这段家庭纠葛既映照出个体在复杂亲情中的迷茫困局,也交织着人性与成长的多重面向,勾勒出一幅真实的生活图景。再如,“我”通过观察家庭中的种种变化,以及自己在不同地域的生活体验,体现了个体在复杂社会环境中不断深化自我认知、实现精神成长的过程。一个个人物的经历丰富了历史和时代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家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感受到了那份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和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执着探寻。这种寻根意识的回归,在快速发展的当今和人们四处迁徙的背景下,显得弥足珍贵。它提醒人们,无论身处何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都应珍视脚下的土地和心中的那份归属感,因为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源泉。

就本文的价值创造而言,其卓越成效不仅体现在上文的铺垫中,还体现在文章结束语的概括上。铺垫为故事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背景框架,使读者可以更好地理解故事中人物的行为和命运。结束语不仅加深了读者对文

章的记忆,更在潜意识里塑造着读者的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使文章内容内化为读者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触动其持续回响。在铺垫中,作者以敏锐深刻的笔触穿透表象,直抵事件内核,不仅真切地抒发了地震给父亲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与沉重精神打击,有力凸显了对灾难问题的深思默想;还坦率道出二哥遵从岳母建议,将父母的厢房改作自家牛棚这一情节,字里行间尽显真诚与质朴。这种直面生活本真、不回避亲情困境的写作态度,使文章饱含人性温度,迸发出震撼人心的艺术张力。“故乡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从内蒙古刮来的风吹过冀东平原,吹过斑驳的屋顶,吹动了父亲坟头破烂不堪的白幡。此时,我在内蒙古,想起冀东,已泪流满面。”这言简意赅的结束语,尽显作者回望故土的怅惘,目睹沧桑的惊心、思念亲人的悲感、历经苦难的哀伤,种种复杂情感交织萦绕,形成了一种精神寓意与映像,让人在虚实交织的时空里,触摸到命运流转的痕迹,感受到灵魂深处的震颤。

要说《内蒙古的风吹过冀东平原》一文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独具匠心地引入了“风”这一意象。风在文中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更是情感的寄托与时代变迁的生动隐喻,以其无形却有形的姿态,巧妙地串联起故乡与他乡,跨越了时空界限。当风吹过,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游子记忆的大门,唤醒了藏在心底深处的亲情眷恋,在艰难岁月里磨砺出的生存韧性,以及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深深情怀。这些情感与主题借风之力突破地域的限制,触动读者心弦,唤醒情感共鸣。在这共鸣中,我们重新打量自己与世界的联结,在人生旅途思索方向,从往昔经历中积蓄力量,锚定前行的坐标,从容不迫地迈向未来。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乌兰察布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